

谷敏昭作品集2023

東方三源

鑒光系列-織系列-拓印系列



在藝術被西方市場化及商品化的時代，如何依附市場運作範式保持藝術本質的精神而不墜入氾濫的漩渦，為未來發展建立良好基礎。

我們大家的合作基礎應建基於一個文化共識。如何面對人云亦云的混亂局面，建立一個為未來可被後人作參考的系統，在正確的藝術指南與時邁進。

藝術的可塑性以及對文明發展的功能，例子如古希臘、古羅馬、佛羅倫斯、法國、英國、中國唐代文化帶領文明的發展相輔相成，以香港為例，有著高度文明的都會，卻缺乏文化精神，殖民時期帶給香港的高度文明並沒有文化的先例以及支柱，殖民時代過後自甘處於後現代殖民狀態，成為後現代、後資本之最前線。與此同時，作為藝術工作者，包括藏家、畫廊、策展人、藝評家無一倖免，在歡欣向榮的帷幕下處於被收編的悲劇。

契機是我們的，如何建立一個屬於東方現代性的語境，打破千年沉睡的中國夢，理想並非必然的，它雖然要經歷實踐的過程，証實而受大眾認可，樹立新東方文化先例，在廿一世紀建立文化下西洋之壯舉，勢不可擋。

谷敏昭 2023年7月

序

作品的當代性在藝術史及其發展里程上極為重要，它不但延續前者之建樹及其可延續性，貫通古今中外之先河而非故步自封。

在當代藝術的脈絡中，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的思維也圍繞著資訊、大數據作為核心。文明的建立在人工智能的發展中逐漸取代社會的傳統智慧與功能。形而上藝術與美國抽象表現主義在二戰後曾被視為文明文化的催化劑，當時盛行的抽象主義跟上了冷戰思維的現代發展路徑，展現了人類對未來世界未知的嚮往。在提倡展現國際性和普世形象的現代藝術中，這些抽象藝術無不以更「先進」、更「進步」的面貌呈現在各藝術館和畫廊中，久而久之，抽象藝術中抽離、超脫於虛無以及逃避現實的特性，否定了人的溫度，走上了背離人文精神的藝術道路，抽象視覺語言因脫離現實，成為高冷的藝術品和高不可攀的象牙塔知識，推至虛無的終端，最終只會被體制和資訊所取代。

不同於西方美術史意義的抽象藝術，在中國，抽象概念源於老莊思想，也輾轉留落於於民間的典籍、傳說和工藝中。在我國上千年歷史裡，埋藏了很多遠古流傳下來的技藝與傳統。流轉在器物間的不單是工匠們數千年來勤勞和智慧의 結晶，更是中華民族文化脈絡的傳承。但隨著工業時代的到來，人們毫無保留地崇尚科技進步，機器對手工業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導致中國很多傳統技藝瀕臨滅絕。在博物館中，陶瓷、綢緞、雕刻……這些器物無不蘊含著先祖們於歷代留下的訊息，然而，這些被困於古文物間的先輩精神和氣韻，卻因時代潮流的沖刷而無法進行復興與更迭，只能成為書冊中封塵已久的古老傳說，或是被擱置遺忘的陳舊知識。中國古代文化並不乏值得我們借鑒的智慧，如《莊子》裡有鬼斧神工解牛之法的庖丁，有先秦的墨子、公輸班，還有《夢溪筆談》、《天工開物》和《百工圖》。種種固化的技藝曾

被視為原始、落伍，但其出於基層，質樸而毫不虛誇的本質，恰恰是回歸人性本源、回歸生命力的契機。谷氏的抽象繪畫與民間工藝看似懸殊而毫不相干，但其實二者重視的都是精神和靈魂價值的傳遞。谷氏的東方抽象美學善用抽象藝術的非具象性，海納百川，兼容並蓄，把各種不同的事物或觀念收羅、包含在內。在「東方三源」中，藝術家對自身文化追源索始，返樸歸真，分別以中國古代「鑲金」、「編織」、「拓印」三種悠久的手工藝與當代抽象藝術作締結，把傳統工藝和物料質樸的特性轉化為純粹的抽象視覺語言，這種中西、古今的語境轉換對當代藝術無疑是顛覆性的啟示。

所謂當代藝術、高雅藝術究竟是屬於誰的藝術？我們崇尚的「文明」究竟該由誰來定義？在開展東方美學絲綢之路的步伐下，谷氏認為藝術不需依賴個別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操作和支撐，抽象繪畫亦不必局限於無可理喻的虛無與高冷。經由藝術家的梳理下，具東方精神的抽象藝術帶領人類重建原初的靈性與精神，締結了古今中外的文化精髓，藉此更新並活化了這些失落在歷史上的遠久傳統，重新帶出美學仍然具有彰顯人性的核心價值。

鑲光系列

鑲--是指成色好的黃金，出自於《集韻·尤韻》：「美金謂之鑲。」鑲金是中國一項傳統工藝。中國的鑲金技術始於戰國，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這一技術的國家。

鑲金技術是將金和水銀合成金汞劑，塗在銅器表面，然後加熱使水銀蒸發，金就附著在器面不脫。關於金汞劑的記載，最初見於東漢煉丹家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而關於鑲金技術的記載，最早見於梁代。《本草綱目·水銀條》引梁代陶弘景的話說：水銀“能消化金銀使成泥，人以鍍物是也。從已出土的文物證實，在戰國時期古人已掌握了鑲金技術。

《鑲光系列》的出現，正正呼應了此技法中珠光煥發的金屬液體任意流淌的特性，所謂「大巧不工」，藝術的精緻不同於工藝品的刻意雕琢，無須過份追求雕鑿、堆砌，藝術家將不同特性的顏料傾注於畫布上，丙稀、油彩顏料在乾濕濃淡的交匯中形成化學作用，利用水油互相排斥的原理造成層層交疊的視覺效果，渾然天成的精緻恰似器物上的礦物珠光。丙稀在油性層面上時而聚結成珠，正是「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晶瑩和通透；時而集結成疏密有致的有機紋理和天然圖騰，正是藝術家對物料狀態的充分掌控，營造了淋漓盡致的視覺效果。



鑒光系列 - 01 426 x 304 cm 布本丙烯、油彩 2023



鑒光系列 - 02 426 x 304 cm 布本丙烯、油彩 2023



鑒光系列 - 03 426 x 304 cm 布本丙烯、油彩 2023



鎏光系列 - 04 120 x 150 cm 布本油彩 2023



鑒光系列 - 05 86 x 60 cm 布本油彩 2023

織系列

中國是世界上生產紡織品最早的國家之一，最著名的紡織品莫過於絲綢。公元前後，中國絲織品經過著名的「絲綢之路」輾轉傳到歐洲，對溝通東西方經濟和文化產生了積極作用。編織，在廣意上是指將線狀或條狀的材料，經過重覆交疊過程，形成平面或立體的技术。

編織品的表面，材料因重覆交疊，會型成循環出現的網，中間用不同的交疊方式收邊，或是縫合，又或是夾藏在其他材料中。組合裏經緯線間不同的交錯方式，如平紋、斜紋、緞紋、聯合或復雜形態等，帶來了多種多樣的布料肌理與圖案。

藝術家以「織」為喻，在《織系列》中透過單純直接的基本線條元素交織成萬千變化的抽象繪畫。畫作中，一條「織線」，通過或疏或密的交錯構面，甚至縷空，能完成無數種圖形組合，將抽象視覺語言的純粹性推向極致。中國的「綾、羅、綢、緞、錦」五種織物，便是跟從不同織法不同樣式來稱呼的。唐代白居易〈繡觀音菩薩讚·序〉：「紉針縷綵，絡金綴珠。」，而畫筆帶領不同色彩的顏料「穿針引線」，在層層疊疊的色域間游走拖行，就像織機上的梭和筘，以不同顏色的線「絲絲入扣」，織就混和萬千顏色的「面料」。

《織系列》中，一個個由線條結成的圖案也令人聯想起傳統的中國結，中國結由線或繩編成，每一個基本結根據其形、意命名。把不同的結飾互相結合在一起，或用其他具有吉祥圖案的飾物搭配組合，如「吉慶有餘」、「福壽雙全」等組配，以表示祝福或祈求。畫作中飄浮的圖案以單線組成，就如中國結以原始的繩編交織出不同組合的結，但脫離傳統文化的符號意義，卻耐人尋味，引人聯想。



織系列 - 01 243 x 304 cm 布本油彩 2014



織系列 - 02 243 x 304 cm 布本油彩 2016



織系列 - 03 243 x 304 cm 布本油彩 2015



織系列 - 04 243 x 304 cm 布本油彩 2021



織系列 - 05 243 x 304 cm 布本油彩 2021



織系列 - 06 243 x 304 cm 布本油彩 2021

拓印系列

拓印術是對雕刻的或石刻的表面的手工複製品，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起源甚古，拓印術的出現在東漢紙張發明之後，且比唐朝發明的雕版印刷更早。其方法是將一張堅韌的薄紙事先浸濕，再敷在石碑上面，用刷子輕輕敲打，使紙入字口，待紙張乾燥後用刷子蘸墨，均勻地拍刷，使墨均勻地塗布紙上，然後把紙揭下來，一張黑底白字的拓片就複製完成了，這種複製文字的方法，稱之為「拓印」。它是將石刻或木刻文字，用紙、墨拍印出來，有關拓印方法的變化，主要是利用陽刻和陰刻的正負空間對比對文字和圖像進行複製，以便保存和傳播。

拓印與雕版印刷相比，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其目的也是大量複製文字和圖像，拓印術的出現亦為後來印刷術提供了在紙上刷印的複製方法，這無疑是人類信息傳播革命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人類第一次具有了大批量、高速度複製信息的能力。

《拓印系列》中，提煉出最純粹的方法，藝術家加入剪紙工藝，把負空間的圖形在畫布上複製、重疊、交錯使用，有時又利用剪紙正空間的孔洞透出底層畫面……圖像的挪移與轉借與人類信息傳播的特徵不無關係，反思現今文化，大眾媒介把科技引進傳播過程，複製信息，幾乎無限擴大個人分享信息的能力。這種分享信息的高效能力對人類生活產生了深刻影響。人類信息傳播的數量、質量、速度和範圍因著印刷傳播得到飛速的增長。現在人類已步入了嶄新的大眾傳播時代，第五次信息傳播革命是數字式電子傳播的誕生。過往界限分明的各種信息傳播方式,都可以用計算機的二進制語言來作數字化處理，從而可以渾然一體，相互轉換。

像素是組成電腦數位影像（位圖）的最小單位。《拓印系列》畫作中，一格格貌似以「像素」為基本單位組成的方格，半透明地懸浮於螢幕似的畫布上，谷氏試圖透過古老的拓印工藝，在畫作中呈現出當代多重維度、多重空間的當代數碼視覺效果。互動傳播和信息革命正在進入一種“臨界狀態”，一個嶄新的社會即將到來，互聯網連線著全人類。每一種傳播科技的出現與發展都在縮短著時間和空間，消彌著文化差異，擴展著思想觀念。

反觀源遠流傳的繪畫藝術，也可被視為傳播信息資訊的載體，一個圖像的影響可以是直接而有力的。不無諷刺地，當遠古的拓印技藝呈現出劃時代的數位美學時，這不禁令人疑問：如此快速和密集的訊息傳播，最終會帶領人類走向何處？



拓印系列 - 01 213 x 274cm 布本油彩 2008



拓印系列 - 02 243 x 304cm 布本油彩 2013



拓印系列 - 03 243 x 304 cm 布本油彩 2022



拓印系列 - 04 243 x 304 cm 布本油彩 2022



拓印系列 - 05 304 x 426 cm 布本油彩 2012